

## 来无踪去无影

叶良骏

梦,很奇怪,来无踪,去无影。没理由,也非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大多数梦,醒了就忘记,有些梦,却会引起怀想,如前夜的梦。

模模糊糊地,走进一个人,在眼前飘。我觉得奇怪,不好好走路,怎么浮在半空中?仔细一看,是老友龄。想问,你在美国那么多年,今天才想到来看我?却发不出声。看不清他的脸,我想走近他,却迈不开步。怎么回事?没等我弄明白,他不见了。忽地想起,他已离世多年!一个激灵,我醒了。万籁俱静,看手表,凌晨3时20分。娘说过,梦中的亡人不说话,又在天亮前,是真的过来了。好不容易“见”一次,却一句话都没说,我再也不睡。

龄是我中学同学,初中是同班。那时,不分男女生,什么事都一起做。学校学生不多,又是住校,彼此都熟悉。陶行知老校长倡导的校风很正,读书、活动、劳动,走向大自然、大社会,我们的时间排得满满的。师生像兄弟姐妹,龄和我都爱好文学,同是文学小组的,又都喜欢音乐,有了点钱,我们就去音乐厅听音乐会。他大我两岁,去市里买书、看演出,都是他带路,走不动了,他帮着背书包,倒鞋里的沙子。有一次,我实在走不动了,他急得团团转,我看着他玩将他一军:“你背我!”他脸涨得通红说,我背不动!他哄了我半天说:“等我长大了,一定背你走。”我跳起来笑:“好的,先欠着。”

初二放寒假,班主任章学漪老师找我俩回校,不记得为了什么事,只记得龄在章老师要求下唱歌。龄是全校公认的男

高音,我喜欢听他唱,特别爱听那首《满江红》。他说《满江红》太严肃,唱了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。那天做事晚了,没回家。放假期间学校不开食堂,我们去大场镇吃小馄饨。路上我不睬他,他说,别生气了,给你唱就是了:“怒发冲冠……”唱得高亢嘹亮。歌声传得很远,引得村里的狗一声声地叫。他连唱三遍,听得我笑逐颜开。这一生,有好些朋友送书,送诗词,送礼物,但再没有一个男生为我唱过歌。这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,很冷,肚子又饿,但因为这首歌,我觉得心里点了一盏灯。

回学校已很晚,我们在操场上玩。一根爬绳本是攀登用的,女生常用来荡秋千,我最爱玩这项。我荡起来,他推我,我越荡越高,越荡越开心,结果把章老师吵醒了:“小良骏,半夜三更的,在干吗?”我赶紧下来,他吓得一溜烟逃回宿舍去,把我扔在漆黑一团的操场上,我气得直跺脚。

有一个周六,龄约我去听温可铮的独唱音乐会,说他唱“伏尔加船夫曲”,真是没话说。班里的捣蛋男生阿才过来说,唱歌有什么听头,跟我去个好地方玩。他拉了我就走。忘了那天跟他去玩什么了,只记得被龄好一顿骂。过了好多年,我才知道他俩为此事还打了一架。在纯真的青葱岁月,这样的趣事不少,现在想起来还很好笑。

上高中我们分在两个班,他和我都是校黑板报编辑,经常坐在阅览室改稿、写稿,然后由他和另一男生抄在黑板上。有时,黑板有空白,龄就奔来叫:“快,缺50个字!”常常被他拖去在黑板报前补白。我

根据空白大小,口述小品文、评论、短诗、寄语……后来,我能随手随时成文,出又快,也许是被他这么逼出来的。

曾去过他家,新闻路的石库门里弄,家里人很多。他住亭子间,屋里有佛龛,桌子围着大红绣花绸幔,供着菩萨。“你信?”他说:“奶奶信。你若不信,在这里也不可乱说话。”有一年春节还在他家吃饭,一桌子人,他妈妈要我坐在她身边,夹了好多菜堆在我碗里。他姐很漂亮,穿件绿缎袄,老是盯着我看。我很不自在,后来再不肯去。

龄是我中学时代极少数可以在一起玩的男生,六年里,有一些片段记忆,想起来很温馨。后来他去了美国,从此渺无音讯。2004年,他在大洋彼岸去世,两年后我走过他家老屋才得知,当天晚上流着泪为他写《何处是美丽的山丘》,后刊发在报上。十多年了,曾梦见他好几次,像他去美国后一样,梦中从来没有片言只语。一直想问他,当我们年少时,你没有一点梦吗?快到清明了,特地去玉佛寺给他烧了锡箔,红纸袋上写着“亡友收”,不知他收得到不?很想知道,一起读书、听音乐、出黑板报、学小提琴,一起拉着手走回家那么多次,我小,不谙人事,你也是石头一块吗?哪天见到他,定要狠狠地骂,小四眼,你太不地道!有些话,小时候不懂说;长大了,来不及说;千里之遥,没法说;万里相隔,无处说。但在梦里,你为什么也不说!其实,那些话,如果真有,现在说了也白说!亏得没说,要不然成了老头老太,白发对皱纹,有什么意思。还是现在好。想起他,是他的歌声,他和赵毛说相声,在我生日,他朗诵的《致凯恩》,他的小提琴,还有,跳“休息舞”……满眼是青春勃发,活力四射。这样多好!唉,有什么好!哪有活着好啊!不说也罢!

## 水乡帮船的背影

王奎

站在老家废弃的河码头边,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帮船“呜呜呜”“嘟嘟嘟”的汽笛声,它们载着我青春的记忆,从梦幻般的水面驶向不知所终的远方,只留下依稀斑驳的背影,倒映在岁月的河流上,深情诉说着昨天的故事,永无尽头。

早年的水乡,交通闭塞,形形色色的船只就是人们出行的脚、出门的路。有一种船,专门用于收费载客,类似于水上公交或出租车的角色。那就是帮船,曾经的故乡通往外面世界的主要工具。

城里人不知帮船为何物,唯有乡野四通八达的河道里,一年四季,清晨或黄昏,有“突突突”机班船的喘息之声,就像晨钟暮鼓一样,告知人们时光更迭、斗转星移。

那些年,我先后去两个陌生的乡镇读高中,返校与返乡,除了偶尔苦了两条腿的长途跋涉,其余都是搭那种老式的帮船;在较大的木船或水泥船上,用木板或白铁皮搭成篷子,船舱前后有门,前舱口有木制的台阶,舱中设置三四排长凳,这就是乘客的座位,人多时无座可坐,只能是“站票”了。先有用抽水机水管抽水冲击河面“推动”船只前行的冲水帮船,后来又有了用柴油机配上挂桨机的挂桨机船。每条班船都有相对固定的开船与停靠的时间、地点,水路十八弯,到处都有天然的码头,所以“招手停”“喊即靠”也是常有的事。

搭帮船的多是些庄稼人,有走亲访友的,有逛街赶集的,也有闯荡江湖的民间游医以及装神弄鬼、算命打卦之人,无非是为了利来、为了利往。小小的船舱仿佛一个浓缩的社会,三教九流、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狭窄的空间里,上演着各自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彼此见面,真真假假自有一番客套。船行途中,大家相互寒暄,东拉西扯,一回生二回熟的有,叙出点沾亲带故关系的也不在少数。我儿子的大姨和大姨父当年就是在帮船上因为一首歌相识、相恋,一对天南地北本来毫无瓜葛的青年男女最终成就了一世美好的姻缘。

因为搭帮船每趟要花三四块不等的船费,所以没有特别要紧的事,父母不允许我瞎花这个钱,一般个把月甚至半学期回家一次,带足钱粮、衣物,搭帮船返校。同行的自然会有不少学生模样的人,有同校甚至同班的,也有同乡但不同校同班的,一来二往,有些同路人就成了朋友。大家的行李几乎大差不离,就连当作“伙食”的焦鱼、咸菜、萝卜干子等等都基本相似。记得有个长得秀气水灵的陌生女生有许多次和我搭同一班帮船,她如水的眼睛里分明有些许别人难以察觉的忧郁。她进了船舱从不说话,也不在意吆五喝六的人们打牌、抽烟、嚼蛆(聊天),只是喜欢在窗口捧读《辽宁青年》一类的杂志,偶尔也会抬起头看看被帮船甩在后面的浪花,以及沿途的水乡风光。油菜花开了,麦子黄了,或者芦花如雪,野鸭纷飞……一切似乎都与她有关也无关,她绝不会像我们一样大呼小叫起来。然而有一年放暑假之前,我没有见到她搭帮船,从此再也没有遇到过她。

高二上半学期中途,我和另外十一二人被迫一齐转学到射阳湖,大家花钱租了一条敞篷的帮船。那是一个雾天,帮船在朦胧的水气中穿行,柴油机“突突突”,汽笛喇叭“嘟嘟嘟”,风浪撞击船头“扑扑扑”……各种声响鼓噪着耳膜,仿佛在诉说着人生的不易和艰辛。两岸的风景激起我们半点的兴趣,一种前途未卜的担忧萦绕在众人心头,让那一次“搭帮船”成为永远难以忘怀的回忆。

日月如梭,世事沧桑。随着水乡日新月异的发展,帮船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。某日重读周作人的《乌篷船》,又一日在江南周庄旅游,看到一条条摇橹载客的木船,不禁想起老家远去的帮船。有人说,坐一次帮船才知道路途的遥远。我一扭头,竟无须那张“旧帮票”,就有一条帮船的背影在我生命的河上驶过,一阵曾经无比熟悉的螺号声,将我带进了美好的诗和远方。

## 小雪悠悠入心来

刘世河

一直就很喜欢一些带“小”字的称谓,人和物皆是。譬如:小聚、小酌、小日子,抑或小吃、小巷、小曲儿,听起来不但亲切,而且透着几丝雅气。节气里的“小雪”亦是如此。

古籍《群芳谱》中说: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,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意思是,到小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寒冷,降水形式开始由雨变为雪,但此时由于“地寒未甚”故雪量尚不大,所以称为小雪。而且雪未盛,寒气亦未盛,虽有,却尚不至于刺骨。

“迎冬小雪至,应节晚虹藏。”小雪恰值初冬时节,仅从字面上来看,这一“小”一“初”便足以淡化了冬的寒冷。冬季里漫天飞雪,山舞银蛇的景象固然壮观,但轻歌曼舞的小雪花却更易使人陶醉。首先醉了的自是文人雅士。

“小雪晴沙不作泥,疏帘红日弄朝晖。年华已伴梅梢晚,春色先从草际归。”黄庭坚的这首《春近四绝句》就写得极美。昨夜飘落的小雪仿佛阳光照耀下的沙滩,还未被踩踏成泥。虚掩的帘栊映射出初日的朝晖。生命的年华在这样的冬色里虽然如同梅梢零星的花朵。但诗人看到的却是新鲜的春色正从小草的嫩叶上悄然归来。

黄庭坚还有一首诗也是写小雪的:“满城楼观玉阑干,小雪晴时不共寒。润到竹根肥腊笋,暖开蔬甲助春盘。”

不但赞其景美,还写到了小雪暖地,润了竹根,肥了腊笋,更丰盛了人们来年春天的餐盘。笔触之细腻,可见一斑。

写得细腻又几近唯美的还有宋代释善珍的这首《小雪》:“云暗初成霰点微,旋闻霰散洒窗扉。最愁南北犬惊吠,兼恐北风鸿退飞。梦锦尚堪裁好句,鬋丝那可织寒衣。拥炉睡思难撑拄,起唤梅花为解围。”诗人居然为这个时节有犬吠而发愁,既怕狗的吠叫惊了这份宁静,又怕北风乍起坏了这份雅致,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片片互玲珑,飞扬玉漏终。乍微全满地,渐密更无风。”相比于黄庭坚的细腻、释善珍的唯美,唐代无可的这首《小雪》,虽短小,却更加生动。

当然,初冬虽是微寒,但毕竟已至冬季,人们难免要生出些许年华易逝的伤感来。“征西府里日西斜,独试新炉自煮茶。篱菊尽来低覆水,塞鸿飞去远连霞。寂寥小雪闲中过,斑驳轻霜鬓上加。算得流年无奈处,莫将诗句祝苍华。”看看南唐徐铉的这首《和萧郎中小雪日作》,便知这流年的无奈实乃千古之忧,亦是人人共有的。既然如此,不妨学学这位诗人来一番“寂寥小雪闲中过,独试新炉自煮茶”的超然与洒脱。

写得最有情怀的当数清代纳兰性德的一首《长相思》:“山一程,水一程,身向榆关那畔行。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。故园无此声。”

乡心聒碎梦难成,情苦不寐,只觉得风声雪声,声声扣击入心窝。寥寥几句便将那份浓浓的思乡之情,挥洒得淋漓尽致。

写这篇文字时,正值初冬的一个午后,窗外恰有小雪缓缓落下,吟诵着这一行行精美的诗词佳句,不知不觉间,那翩翩飞舞的雪花就一片一片地悄然落在了我的心里。

## 代沟

秦文明

下去;讲着讲着,女人们掉下了眼泪;讲着讲着,老男人也抽泣了起来……

听自己讲那过去的事情,想到自己的如花岁月,竟然就这样流逝了。

这些故事讲了又讲,有人说我们成了祥林嫂,也有人说我们老了很无聊。可是,生活不就是在好多无聊的时候和无聊的事情的组合?因此,只要大家愿意,就招呼几个老伙伴,坐在一起,听自己讲那过去的事情!

这就是代沟。代沟,从大的方面讲,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、价值观念、生活态度、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心理隔阂;从小的方面讲,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心理差距或心理隔阂。这种存在于中老年与年轻人两代人之间,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差异能避免吗?

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个圈子里,家庭里的人也一样,在我们的下一代走向社会的过程中,下一代的世界与上一代生活圈子不同,接触的事物、人物不同,思想方法和行为也不同,有了与父母原有的不同的新的见解、思想观念、行为习惯。因此,这种

存在于两代人之间之间的差异很难避免!

在古代,一个人的生活和时代变化不大,甚至一辈子没有变化,家庭里的人员坚守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,加上封建礼教的束缚,代沟现象基本不出现或出现很晚。到了近代,人的生活 and 时代变化加快,两代人处在不同的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代沟现象。而现在,日新月异的变化,快节奏的生活,这个“沟”出现的时间就越来越早,随着“一年一个样,三年大变样”,甚至出现了“三代一代沟”现象。

出现代沟不外乎内因和外因,外因是社会因素,内因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隔阂。环境的影响使当代青少年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,他们认为父母思想陈旧,跟不上时代的步伐,而时代迅猛发展为父母带来的紧张、疲惫、焦躁,出于对孩子不放心而加以干涉,而孩子们又特别地反感,这是一个难解的命题。

现在的孩子们哪,你们从小不为生计担忧,很少体味人间疾苦,时间长了导致自我中心倾向。而父母一直含辛茹苦、受苦受累却又不被子女所理解。

世界最伟大的父爱和母爱在代沟中被扭曲、徘徊,这种痛苦的心情,又有谁能体会?

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,那么,我们怎样用昨天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问题呢?

着什么,召唤着什么。我是不敢攀爬到这棵树上摘松果的,那些老去的松果,最终掉落在崖底,一点点腐朽,成为土地的肥料。

除了这一棵,其余的,我想摘哪棵就摘哪棵。它们绝不会拒绝我。当然,有时会惹恼树上的小松鼠们,因为松果里的松子一并被我摘走了。但生气也没啥用,它们顶多藐视我一眼,三两下跳到另一棵树上,很快就隐身于松树苍苍的绿中。

松子很好吃,我坐在大青石上,一粒一粒剥下来,虽然费点事,但吃起来,满嘴清香。野鸡是常见的,咯咯叫着,扑棱棱从我身边飞起来,落到远处的树丛里去。它们对我吃松子不介意,它们喜欢的是草籽。有些柿子树上,柿子已经熟透,摘下一个,揭开一个小口,只需嘬几下,就只剩下空空的外皮了。

扛满满一袋松果回家,并不重,脚步依然轻盈。这些松果会走向炉口,成为光和热,温暖一个个冬日。

如今,我在千里之外,惦念着南山上那些松树,多年不见我的身影,它们一定也惦念着我吧。

## 摘松果

曹春雷

立冬过后,田野便安静下来,像是一场戏,从春天唱到了初冬,这才偃旗息鼓,人散尽,只剩下舞台空旷地,独自面对高远的天空。庄稼们早已颗粒归仓。偶有放羊人,甩着皮鞭,将羊群从这片山坡上赶到那片山坡上,远远看去,就像是天上落下的一朵云,从这边移动到了那边。

这时候,我要摘松果了。比起母亲安排给我的去菜园拔白菜、拿着笸子去野地搂柴草或去放羊这些活来,我更喜欢去山上摘松果。冬天要生火炉,松果是最好的引柴。只需用一根火柴召唤,松果便会噼里啪啦燃烧起来。

山在村南,步行十多分钟就到,不高,山脚爬到顶,用不到半小时。我拿着尼龙袋,一个人去。一个人,可以什么都不用说,什么都不用去想,只需要把心和眼睛交给眼前的路和周边的景物就可以了,这样,便会感到无比地轻松和自在。当我走在寂然的野地上,便觉得野地是我一个人的;走进静谧的小山时,便觉得山是我一个人的,内心会无比地富足。

山上的松树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,迎接我。我认得这山上大部分的松树,从我认识它们的那天起,它们就从未挪动半步,老老实实待在原地,一次次目送我离开,然后耐心地等我回来。有一棵长在崖边,斜出半个身子,横逸在空中,像是张望



宛如红枫挂穹苍

杨兵 摄

善亭风

顾东风 书

下午,邀白鹭  
在生态公园巡游  
我们径直来到长满虎杖  
的湖边  
我站了很久,对着湖对岸的  
白鹭注视良久,身后  
一条长长的林荫路  
一半落叶  
一半是秋风扫了落叶的  
林间小道  
友人说,这“秋风”有个  
温暖的词:他叫  
环卫工人,这是  
“梅花”过后  
出了虎杖茶汤  
我的耿耿余香间即刻溢  
出的甘甜色泽  
艳丽

## 秋风

子薇

## 秋天组诗

霜降

我突然也会  
忽略遗忘大暑以往  
的暑气,日头毒热  
依旧置着我  
你我间会心地一笑  
我不轻易忘却却  
不轻易忘却的节气  
深入骨髓,肌理昭著  
深怀此刻,我们无须  
拾半步,已深入秋天  
这预示什么呢

## 柿子

还是那棵地理标志  
的柿树  
还是丰收季的橙黄  
结满了枝头  
风吹,有节奏的  
风,吹,有节奏的  
地两手又腰,欣赏  
等着她  
若是喜悦迟到来些  
又如何  
倘若桂香,迟到来些  
金灿灿的,我们无妨  
不用温习  
我们会同频共振  
桂香吹群鸟  
吹着你和我